

77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尋陽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

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躡躑遊吳越何處我思

君天台綠蘿月

齊賢曰黃鶴樓在鄂州禹貢

月如流零落將盡洞庭見前海賦躡躑窮波

今兩浙皆吳越之地北山移文春蘿望月王



賢曰曹植詩白日忽蹉跎南史范曄傳云時  
賢零落阮籍詩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楚  
辭惟草木之零落兮會稽風月好却遶剡溪

迴雲山海上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  
年醉楚臺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

誇誕知音安在哉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會稽  
郡剡溪在州東南王羲之  
曰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江陵有章華臺陽

雲臺皆楚王所建荆州記郢西南岸有山名  
荆門在今荆門軍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亂歸  
江陵居宋玉故宅其賦云誅茅宋三之宅梁  
苑鄒枚事見前陶潛詩知音苟不存阮籍詩  
梁王安在哉士贇曰南史周捨傳今夕上可

談風月禮記樂記唯君子唯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大盜割鴻溝如

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壘中夜天

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群

齊賢曰史記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為漢文穎曰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  
溝大盜指祿山慶緒鄭玄毛詩箋木葉槁得  
風乃落屏風壘在廬山士贇曰後漢光武賈

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魏辛昆傳迅風之振  
秋葉晉庾闡檄石虎文曰猶烈火之焚秋蓬  
衝颺之掃落葉也南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  
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海

鷗事並見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永王軍中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

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 齊賢曰天寶十四載

十一月甲子祿山以十五萬眾反范陽十二

月丁酉陷洛陽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玄

宗幸蜀王贊曰劉琨詩有鳥翻飛不遑休息

後漢書臧宮等贊曰電掃羣孽風行巴梁晉

書紀史臣論曰三關電掃劉禪入臣袁紹檄

曰操持部從七百圍統宮闕晉書桓玄殷仲

文論曰禍延宮闕楚辭恐皇輿之敗績晉武

帝紀曰曾未數年紀綱大亂海內版蕩宗廟

播遷廬山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列子曰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英王受廟

畧秉鉞清南邊雲旗卷海雲金戟羅江煙聚

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 齊賢曰盧下諒詩弛

干指永王璘也事始末見八卷永王東巡歌

注晉桓沖曰謝安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畧

鉞大斧也雲旗金戟並永王建節之儀也按

禮記王制賜諸侯斧鉞然後誅上林賦拖霓

旌靡雲旗張平子東都賦龍輅充庭雲旗拂

霓戟門戟也按唐開元禮郡王嗣王帶職事

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戟幡帶每副

二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戟幡帶每副

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

又孔子家語一弛一張後漢書曰王常初起

兵號下賢霜臺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

江一賢霜臺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

李集卷六十一



語天人借樓船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齊賢

曰霜臺謂侍御也水國江漢間也謝玄暉辭

隨王子隆踐曰契闊戎旃從容燕語左傳云

宴語之不酬應劭曰船上建樓曰樓船燕昭

王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陸士衡詩

輕舉乘紫霞士贇曰後漢周舉傳曰昔晏子

曰河伯以水為城國應禎詩脩時貢職入觀

天人老子象人熙熙然如登春臺

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

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誓欲

清幽燕齊賢曰尚書大傳子夏居深山之中

王之風東方朔曰非有先生積土為室編蓬

為戶劉裕曰草澤間有英雄幽燕祿山築穴

王贇曰南史劉裕曰不復能於草間求活吳

越春秋楚王作劍三枚一曰龍泉二曰太阿

三曰王市晉張華傳華令雷煥掘豐城獄基

與張華留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得劍送一

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

人入水見兩龍而已莊子曰天子之劍直之

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

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願與四座公

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

旄頭滅功成追魯連齊賢曰謝萬曰四座皆

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漢志昂為旄頭胡

星也士贇曰張景陽詩顧謂四座賓陸機詩



不惜微軀退又軍沒微軀捐鮑照  
詩捐軀報明主魯仲連事見二卷

贈武十七諤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  
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  
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  
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  
欲報恩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

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  
回棄白璧千里阻同奔君為我致之輕齋涉  
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要離事見前  
卷荆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七首得趙人徐  
夫人七首取之百金楚辭猛犬信信而迎吠  
兮關梁明而不通太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  
年不祿搜神後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  
子歸猿母自後至其家此此人縛猿子於庭樹  
其母搏頰向人欲哀乞此人竟殺之猿母悲  
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腹視之腸皆斷裂莊子  
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王命論精誠通于  
陽書曰精誠變天地班彪王子命論精誠通于



神明江淹恨賦人生到此天道寧論鄧攸傳  
 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楚辭願輕舉而遠  
 遊趙景真與嵇茂齊書飄飄遠遊之士託身  
 無人之鄉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太白詩  
 意謂遭亂之時不能與伯禽同奔而越在東  
 魯今托武諤以致之輕齎涉淮者囑付之辭  
 也雖未保其必達亦盡吾父子之情而已萬  
 一不幸竟其有知亦可無愧矣此詩由衷之  
 也語

贈閭丘宿松

阮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  
 風化清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

齊賢曰簡文輔政阮

籍常從容言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  
 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  
 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遠帝引為  
 大將軍從事中郎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銀虎  
 符竹使符後漢周章曰剖符大臣千里重任  
 揚渾書曰是日也拂衣而喜士贇曰史孟嘗  
 君傳置傳舍十日孟子一朝而獲十禽鮑照  
 詩世事一朝異詩大序云上以風化下漢王  
 褒傳欲宣風化於衆庶謝靈運詩夫子理宿  
 拂衣五湖裏江淹詩拂衣釋塵務  
 松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  
 鳥還舊巢遷人返躬耕

齊賢曰唐宿松縣隸舒州士贇曰江淹詩

誰能測幽微班固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漢書贊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任



彦升策秀才文曰衣冠禮樂掃地無餘鮑何照詩春風掃地起蜀志諸葛亮躬耕南陽何

慙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却掩二

賢名齊賢曰呂氏春秋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治今單州碭郡單父縣尚有琴臺即子賤鳴琴之所陶潛為彭澤令今

江州彭澤縣是也王贊曰晉書陳留阮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嘗謂義之曰汝是吾家

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班固典引焉奕乎千載揚子流干

載之英聲

獄中上崔相渙王贊曰南豐先生叙曰明皇幸蜀永王璘

節度東南太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軍敗丹陽太白廬山璘迫致之璘

陽獄宜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愚驗治以為罪薄宜有因若愚軍

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

危朝霜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台庭有夔

龍列宿粲成行王贊曰鄒陽上吳王書曰胡

馬如雲屯尚書血流漂杵戰國策綴甲勵兵効勝於戰場淮南子曰道始生虛廣生

宇宙宇宙生元氣後郎顛傳助順元氣含養庶類陶潛歸去來辭載欣載奔魏志曹植傳

文德昭則可以致時雍夔龍也傳玄詩繁星依青大列宿自成行羽翼三元



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齊賢曰漢書四皓侍太子入宴高祖顧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三元聖元宗肅宗廣平王是代宗兩太陽元宗肅宗士贊曰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神威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晉天文志曰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莊子發乎天光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齊賢曰宣秉拜中丞丞與司隸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曰三獨坐禮記賜鈇鉞然後征士贊曰東漢書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詩彤弓注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陶潛命子詩桓桓長沙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書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齊賢曰宋均遷九江嘗暮設陷穿均曰虎豹在山龜鼈在郡多虎暴所託今為民害咎在吏殘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良可一去檻穿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珠與交趾比境嘗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守宰多貪穢詭人



貪求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  
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曾未歲餘去珠復  
還

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

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齊賢曰

子重伐吳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

預注漆甲成組文被練袍唐秋浦隸池州士

贊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

勵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晉禿髮

烏孤載記論曰候星月滿而窺兵按史記匈奴

傳其俗舉事而候星日月壯盛則攻戰之月

則退兵此言月滿欲平胡因其動而應之兵

應者勝有可平之理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

殺氣浸盛漢書匈奴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

早降漢書李廣傳上曰將軍者國之地寒殺氣

賦暨明命之初基盤九

區而率順九區九服也

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後漢賈復傳光

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顏延年赭白馬

區而率順九區九服也

兵符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自憐非劇孟

何以佐良圖齊賢曰越女子遇白猿試劍術

畧即張良所遇下邳老人也崔豹古今注雌

日鯢雄曰鯨左氏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劇孟見上注士贊曰劍術字出史荆軻傳魯

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

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兵符漢書文帝紀初與郡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第一至第五國

國為銅虎符注應邵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第一至第五國



助傳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左傳敢不良圖左思詩夢想騁良圖

###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

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齊賢曰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

漢河平二年六月成帝封諸舅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高平侯五

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注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司馬遷報

任安書僕與李陵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歡呂氏春秋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騁

揚朱孫臧王廖倪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士贇曰南史張充與王儉書曰實由氣岸

踈凝情塗狗隔晉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夫子紅顏我

少年章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

舞淹留玳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

風塵起齊賢曰謝朓詩獻納雲臺表章華臺見前注士贇曰鮑照詩紅顏難長時

易戢漢書駐弘少時好鬪雞走馬曹植詩名都多嫵女京洛出少年鬪雞東郊道走馬長

椒問班固西都賦序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三輔黃圖曰

未央宮有麒麟殿詩式歌且舞劉安招隱賦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後漢書竇融拔起風

塵之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我



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

齊賢曰桃李指公卿

歸祿山也正觀十六年置夜郎麗臯樂源三縣後為夜郎郡士贇曰子見以桃李向明開為公卿歸祿山非也太白詩意是拍同時儕類如辛判官之輩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為人桃李我獨遭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詳觀末句詩意顯然倘如子見所言殊失大體金雞放赦事見前

### 贈劉都使

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即朱紱五十佩銀章飲冰事戎幕衣錦華水鄉

齊賢曰魏文帝典論

子劉楨字公幹曹植詩南國多佳人易朱紱方來毛詩三百赤芾朱芾斯皇漢儀銀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莊子朝受命而夕飲冰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士贇曰陶潛閑情賦承華首之餘芳史淳于髡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禮記五十而爵又五十命為大夫又五十艾服官政晉王渾等傳論孫銅官幾萬氏奄有水鄉陸機詩余固水鄉士銅官幾萬人諍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而

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

齊賢曰唐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

州州廢來屬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為銅官治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



名玉堂士贊曰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荀子非相篇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鮑照詩投軀

報明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

一日傾千觴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主人

若不顧明發釣滄浪齊賢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合絕曠身摧藏光

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毛詩明發不寐

屈原漁父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士

贊曰史平原君傳士不外交取於食客門下

足矣宋樂志羅列自成行魏文帝著太宗論

曰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開步高談無危懼之

心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孔融高談教令盈溢

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陸機詩高談一醉於

縮又四坐咸同志晉孝武紀論曰肆一醉於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

復蕭灑齊賢曰謝安石事見前卷注孟子洪

贊曰晉列女傳論橫流在辰大賢有卷舒季

南史樂志旦暮有一流波

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齊賢曰

詩懸象迭卷舒論語審武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毛詩至于王道衰禮義



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士贊曰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  
 卷舒與時變化毛萇詩註葉世也季葉季世  
也詩云彼何人斯魏志十五年下令曰今天  
 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今天下得無未  
 遇知音者乎陶潛詩舉世無知音上有一劉  
 龔  
**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清周**  
**秦保宗社**  
齊賢曰史記秦伐韓軍武安西鼓  
曰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周禮春官小宗伯職  
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漢申屠剛策  
曰所以安宗也  
**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  
齊賢曰漢  
書賈誼為博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  
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天子不用其議以

為長沙王大傳士贊曰賈誼傳賈誼弱冠登  
朝李尋傳災異對曰初出君登朝史田叔傳  
曰使人謝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又扁  
鵠傳問必有言也語周任有言曰南遷賈者  
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賈誼也意謂劉若  
登朝而有言不妨及之或者天幸如賈生之  
宣室召  
問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

暗往時齊賢曰韓非子曰解其長劍王子淵

世有士人耕地得劍有胡求買遂酬百萬尅  
 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妻持劍共



視笑云此亦何堪貴價庭中有擣帛石因以  
 劍指之石遂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  
 唯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苦問之胡曰此是破  
 山劍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鏌  
 頓盡疑有所觸夫妻嘆恨說其事士贊曰莊  
 子去其危冠解其長劍史痛鵲傳曰臣未嘗  
 得望  
 精光  
 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  
 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  
 平生意勞歌寄此辭齊賢曰楚辭驥垂兩耳  
 遷交州時帝遣周賀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  
 求馬翻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刺史呂岱岱不  
 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為魏田豫所擊帝聞始  
 思翻言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

為氣也韓詩曰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南  
 史陶潛傳論曰乘道匿輝不屈其志諸葛亮  
 出師表曰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陸機  
 詩慷慨惟平生士贊曰世說周處嘆曰欲自  
 脩政而年已蹉跎終無所  
 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

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僊人撫我頂結髮

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齊賢曰五

上白玉京黃金闕史記方士言黃帝時為五  
 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應劭曰崑崙玄



圃五城十二樓仙人所常居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士贊三史主父偃傳結髮游學漢書藿光結髮內侍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抱朴子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史李斯傳人生居世間譬猶騁九十六聖君浮雲掛空名天地六驥過决隙

**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

**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齊賢曰自秦始國傳緒之君凡九十六三國志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玄德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左傳服冕乘軒司馬遷書曰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士贊曰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典引仲尼抗浮雲之志史黥布傳提空名以鄉楚南

書張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孟子曰爭地以戰爭城以戰班固荅賓戲曰七雄墟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管子曰先王之制軒冕以別貴賤陶潛感士不遇賦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耻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學劍翻自哂為文也江淹別賦曰遷客海上

**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齊賢曰史記項籍曰史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士贊曰晉書張華嘗謂陸機曰人之為文嘗患才少而子患更多



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

沾纓齊賢曰史世家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梁

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無良

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後漢賈

彪志節慷慨士贊曰潘兵詩欲去復不嘆君

忍史貨殖傳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嘆君

個儻才標舉冠群英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

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鍾不盡意白

日落昆明齊賢曰史記魯仲連好奇偉儻

意漢武欲征昆明夷為有填河乃鑿昆明池

始製樓船以習水戰因名士贊曰漢朱雲傳

好個儻大節孫綽傳贊曰彬彬藻思卓冠羣

英鮑照詩祖帳揚春風書有苗弗率汝徂征

漢志天馬歌鍾二肆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

雲左傳歌鍾二肆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

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

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齊賢曰唐

郡東都賦戈鋌彗雲注予盾也長鯨指祿山

也天寶間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

守其後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

李集卷一

兼三鎮意益驕侈人皆知其必叛而明皇不

知太白此時徒欲奉身隱於東海以避其禍

而志猶不能已士贊曰楊雄羽獵賦煥若天

星之羅晉桓玄傳論曰乃至干戈掃地災沴



滔天郭璞江賦呼吸萬里吐納靈潮木華海  
賦噓吸百川洗滌淮漢又魚則橫海之鯨吹  
澇則百川倒流選  
古詩脉脉不得語  
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  
空騰驤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  
齊賢曰楚  
兮射天狼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  
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戰國策郭  
隗對燕昭王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以三月得千里  
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  
曰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  
買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能市馬馬今至  
矣於是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

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  
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湊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燒  
其宮室宗廟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  
綠耳士贇曰鮑照詩彎弧不解張又含歌攬  
涕恒抱愁史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未嘗不呼  
天也楚詞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張衡西京賦  
乃奮而騰驤史燕世家燕昭王於破齊之後  
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士爭  
趨燕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以伐齊齊兵  
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入至臨淄盡取齊寶  
貨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即  
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  
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  
樂毅亡走趙論語  
云民到于今稱之  
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



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

卧羲皇齊賢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陶潛云高卧北牕之下自謂羲皇上

禮人禮士贇曰張衡東都賦肅肅之儀盡穆穆之

紀曰紀曰郎官出宰百里列子太古之人從

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

行醉舞紛紛綺席清歌繞飛梁齊賢曰招魂云

不分不分詩醉言舞博物志韓娥之齊鬻歌假食

既去既去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士贇曰陶潛歸去

後宋後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耀青娥

歡娛未終朝秩滿

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遥相望一別隔千

里榮枯異炎涼齊賢曰疏廣傳公卿大夫故

外月外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曹子建詩榮枯立

可湏可湏士贇曰張景陽詩朝野多歡娛阮籍詩

在位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蒲秩如真選古詩兩

炎涼幾度改九土中

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殺氣

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士贇曰



符堅載記論曰兩京殄覆九土分崩又曰晉室遭孽胡兵肆禍繁欽述征賦茫茫河濱實多沙塵悲黃雲起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晉書八公山草木皆為晉兵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又季秋是月也草木黃落魏文帝詩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潘幽關壯帝居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

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兗渠公卿

如犬羊忠讜醢與菹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

齊賢曰陳後主詩山河壯帝居祿山使崔乾祐屯陝以窺京是時哥舒翰病廢在家上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并高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安慶緒寇潼關翰

擊却之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上遣使促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無備必羸師以誘我楊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更趣之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乾祐於靈寶西原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官軍會戰乾祐伏兵於險乘高下木石官軍大敗乾祐進克潼關執翰以東上幸蜀至馬嵬父老遮道留太子討賊上許之太子乃還治兵于朔方晉書桓温嘆曰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任其責士贇曰戴逵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鍵西京賦曰仰福帝居孫子兵法曰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齊垣崇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晉帝紀論曰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豈不哀哉  
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趙醢五臣文選  
范曄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曰帝子許專征  
蕭樊尚猶縲絏信越終見趙醢  
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  
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  
古齊賢曰帝子指永王璘事見八卷注楚辭  
帝子降兮北渚孫卿曰桓文之節制不足  
以敵湯武之仁義尚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王贊曰南史梁元帝初封湘東王侯景陷建  
業長史王冲等拜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  
軍事承制主盟王不許曰吾於天下為不賤  
寧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專  
在秉旄見前註記樂記世事民之風雨也列

子飄風暴雨不終朝隋高炳竭誠盡節以天  
下為已任莊子云終古不忒楚辭長無絕兮  
終僕卧香爐頂食霞漱瑶泉門開九江轉枕  
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  
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  
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齊賢曰遠法師廬  
山記山東南有香  
爐山禹貢九江孔殷在尋陽水軍即永王舟  
師也周禮析羽為旌通帛為旒樓船見前王  
贊曰漢黠布傳提空名鄉楚魏書載曹公令  
曰昔趙奢竇武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  
之陶潛詩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左思  
詩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五湖見一卷夜



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

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

深仁恤交道齊賢曰選古詩思君令人老良

策殊方萬里文李斯傳秋霜降則草花落記

孔子問居曰日月無私照張蘊古大寶箴大

明無偏照班固賓戲超忽荒而下顓蒼晉書

傳陸雲補浚儀令稱為神明去官百姓思之

圖畫形像配食縣社記曲禮執友稱其仁也

交遊稱其信也後漢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

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一忝青

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之者鮮矣

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慙一襴處士虛對鸚鵡洲

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

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

目曠然散我愁齊賢曰史記附青雲之士黃

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為章陵守尤善衡

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射曰今日無以娛賓

願先生為賦衡因賦之筆不停綴由是鄂有

鸚鵡洲樊山隸岳州峨眉縣明月峽巴峽巫

峽並見前王贊曰陶潛詩悠悠待秋稼寥落

將賒遲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地始肅沈休文

昭王碑蠻陬夷徽重山萬紗窓倚天開水樹

里江淹詩渺然萬里遊

綠如髮窺日畏銜山促酒喜得月璞江賦鐵

璞江賦鐵



如地闢豁天開毛詩稠直如髮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呼

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

春風齊賢曰劉淵林注吳都賦云吳俗謂好

府有大垂手小垂手曲解題云大垂手小垂

手皆言其舞而垂手也吳均小垂手曲曰舞

女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

紅塵士贇曰楚辭既含涕兮又宜笑神女賦

含喜微笑曹植洛神賦披羅賓跪請休息主

衣之璀璨珥瑤碧之華裾羅

人情未極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飾齊賢曰荆山作韋之詩也

發芙蓉自然可愛士贇曰記曲禮賓跪前席

劉琨詩曰不遑休息阮籍詩娛樂未終極江

淹詩丹彩既已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朱

過不改去雕飾

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石開縈流漲

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璧

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丹心齊賢

書後世有祭戰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或施  
於公門或設於私家史虞卿說趙孝成王一  
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曹丘生曰楚人諺  
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阮籍詩曰青鳥  
明我心士贇曰按馮鑒事始開元禮開府郡  
王嗣玉帶職事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



四載帶職事三品及下州刺史各十載旛帶  
 每副二十條以五色物充焉又張介然入奏  
 稱旨啓曰臣謂三品當給綵戟若列於京師  
 雖富貴不為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  
 之別賜戟京師第門宴閭里老本鄉得列戟  
 自介然始晉裴楷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  
 戟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  
 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  
 池去忽棄賈生才齊賢曰一朝野簽載曰唐正  
 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  
 奇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餒之後隣近  
 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  
 欲訊之其鵲止於獄僕向景逸歡喜似傳語  
 之狀其日傳話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玄

玄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  
 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至主黍也韓安國曰  
 死灰獨不然乎晉荀勗父在中書武帝以為  
 尚書令或賀之公憎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  
 我邪漢書云賈誼謫長沙王太傅士贊曰魏  
 劉廙疏曰起煙於寒灰之上唐志自魏及晉  
 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  
 書以其地在禁近秉鈞持衡多承寵任人桀  
 固其位謂之鳳凰池謝眺詩茲言翔鳳池桀  
 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  
 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  
 飲馬空夷猶安得弄善射一箭落旄頭齊賢曰鄒



陽傳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漢車千秋為高寢  
郎會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  
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見拜大鴻臚數月代  
劉屈釐為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聞新拜  
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書言事故單于  
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言事上書  
即得之矣左傳曰為大國之憂戰國策秦惠  
王曰蘇秦約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  
能上樓亦明矣長安圖經云漢時七里渠有  
飲馬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  
命羿向射十日中其九日中九鳥皆死墮  
其羽翼史記昇為旄頭旄頭胡星也士贇曰  
詩云悠悠旄旌兩山太華首陽也郭緣生述  
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  
以通河流後漢書竇憲傳追奔稽落之  
表飲馬北鞬之曲楚詞君不行兮夷猶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  
萬死餘仙郎久為別客舍問何如潤轍思流  
水浮雲失舊居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踈復  
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

溟魚

齊賢曰專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

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夫子信璽六璽皆以

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索裘兩端無縫三湘見  
前司馬遷曰萬死不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

李長吉詩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正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州  
 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華省名郎若此判  
 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又本傳云白與孔巢  
 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  
 六逸竹林七賢見前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  
 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  
 鵬士贇曰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生之  
 望晉王珣傳曰但問歲終  
 何如鮑照詩逐臣對撫心

博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

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

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  
 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  
 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

其身

齊賢曰歸藏啓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

留趙聞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  
 漿家乃徒步往從此兩入游甚歡留趙十年  
 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請公子  
 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魏魏王所以重於趙名  
 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使秦破大梁而夷先  
 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  
 卒公子立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遂將諸侯聞之



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於河外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  
 公子威振天下士贇曰好士不盡心何能保  
 其身者言公子存趙救魏之功始終得侯生  
 毛公薛公之力所以能保其身者是由盡心  
 好士之效也此詩太白蓋以公子無忌屬望  
 鄭公而以侯生多君重然諾意氣遙相託五  
 毛薛自期也

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

衣樂齊賢曰選詩季布重然諾漢儀天子六

文帝與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離騷云製芟  
 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北山移文焚芟  
 製而裂荷衣士贇曰江表傳孫策曰太史慈  
 氣勇有膽烈貴重然諾一以意氣許知已死

亡不相負晉書劉琨傳曰意氣相期如此楚  
 辭荷衣兮蕙帶荷衣隱者草服也以喻鄭公  
 忘其勢分以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  
 貴下賤之義

無終極腸斷朗江猿齊賢曰桃花源在朗州

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阮籍詩  
 娛樂未終極江淹賦行子腸斷古歌云巴東  
 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斷人腸  
 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

江上贈竇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

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齊賢曰伍子胥  
 事見三卷註楚



有章華臺池州鴈溪下八十里名長風沙聞

士贊曰漢求季布魯朱家事見九卷註

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西江水人疑天上

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齊賢曰須賈曰君

上劉伯倫酒德頌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隋

場帝幸江都以錦為帆謝玄暉詩澄江淨如

練餘霞散成綺士贊曰史記非附青雲之相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選詩遊戲死與洛

約相期何大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珠履

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齊賢曰西京賦齊

云棹楫也棹歌引棹而歌漢武秋風辭發棹

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

見趙使士贊曰晉劉琨

傳其意氣相期如此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鄴縣一去未千年漢陽

復相見猶乘飛鳧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

青童顏皎如練齊賢曰列仙傳王喬河東人

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大史

同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

是伺所賜尚書官屬履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

人推掛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

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西其



夕縣車牛昔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洛神賦  
光潤玉顏士贇曰江淹別賦曰至如一去絕  
國詎相見期又曰倘有華陰上士服食遇仙  
駕鶴上漢驂鸞登天靈運詩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  
解久星星行復出謝元暉詩澄江淨如練吾  
曾弄海水清淺嗟三變果愜麻姑言時光速  
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來  
何事坐戰齊賢曰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  
相聞麻姑來乃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入拜  
方平為起立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  
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陶潛有歸去  
來辭士贇曰陶潛詩倏如流電驚鮑照詩握

君手把杯酒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謝  
宣遠詩歡餘宴有窮沈約詩白雲騰玉趾青  
霞結旌陶潛詩富貴  
常交戰道勝無戚顏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踈索何如  
聽訟時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應念投沙  
客空餘弔屈悲齊賢曰罷官解印也漢發嶓  
湄猶云濱也毛詩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子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  
鷗鳥之至者百往而不止投沙客屈原也賈  
誼為長沙王太傅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士



贊曰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其二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齊賢曰鸚鵡洲在漢陽渡之上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漢口漢入江處在漢陽之東二里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

加餐食下有長相憶士贊曰古杏壇操暑往寒來春復秋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

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齊賢曰南史虜馬飲江水佛狸

死卯年唐并州張掖郡肅州酒泉郡武德二年析并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士贊曰漢書匈奴傳曰胡者天之驕子也張儼默天地記曰長駟祈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

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

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



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

申長句齊賢曰江文通賦曰遷客海上故人

中盜發張駿冢得紫玉簫安祿山自范陽獻

白玉簫管數百王贊曰晉書宋纖傳名可聞

而身不可見謝玄暉詩故人心尚爾故心人

不見謝宣遠詩四筵沾芳醴謝靈運詩如何

乘苦心矧昨日繡衣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

復值秋晏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欵段諸侯門賴遇

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

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

苦辛齊賢曰漢有繡衣御史選詩賓至下陳

成蹊大宛國出善馬漢伐宛獲汗血馬作西

極天馬之歌馬援擊交趾破之封新息侯擊

牛饗軍士謂其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

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

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

善人斯可矣南平指太守李之遙也徐庶曰

方寸亂矣無益於事士贊曰莊子方寸之地

虛矣後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沈

休文昭王碑曰重山萬愁來飲酒二千石寒

里曹植詩能不懷苦辛

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

賢主人齊賢曰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

人咸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

春言所至之處如陽



春煦物也山簡鎮襄陽童兒歌曰山公出何  
 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  
 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籬士贇曰魏志劉廙傳  
 魏諷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  
 叔向不坐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  
 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宜覆族  
 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波止沸使不焦  
 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  
 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頭陀雲月  
 以死效難用筆陳莊子煖然似春頭陀雲月  
 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  
 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權謳我且為君槌碎  
 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

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齊賢曰頭陀寺在鄂

竺言頭陀比斗數斗數煩惱也王巾曾撰頭  
 陀寺碑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權謳  
 唱簫籟鳴西都賦掉女謳武帝秋風辭簫鼓  
 鳴兮發棹歌此樓以黃鶴山得名赤壁磯與  
 百人山對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士贇曰  
 吳志孫權遣周瑜劉備敗曹操於赤壁故曰  
 爭雄也張衡東都賦曰七雄並爭詩云  
 式歌且舞史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  
 蒼梧間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

齊賢曰歸藏啓筮曰



白雲出於蒼梧入于大梁鄧德明記盧耽廣  
州人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  
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  
隨從參預朝列化為白鶴至閣前回翔欲下  
威儀以箒擲之得一  
雙履耽乃驚還就列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

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踈

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齊賢曰

食其家貧落魄無所為衣食營海賦茹鱗甲  
吞龍舟齊江夏王鋒著脩栢賦以見志明帝

使人害之江敷嘆曰方蘭當戶不得不鋤其  
脩栢之謂乎禮記云山川出雲王贊曰任公  
子釣魚事見一卷選詩平生少年時劉向新  
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  
顏色漢田蚡傳墨墨不得意魏武帝樂歌烈  
士暮年壯心不已淮南子曰盈縮卷舒與時  
變化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齊賢  
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  
張晏曰大夫乘官車駕駟馬如今州牧刺史  
赤車朱輪也士贊曰史司馬相如傳是時叩  
衽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  
為內臣妾請史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  
叩衽舟馳近蜀道亦易通天子以為然乃拜  
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  
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







馬相如諭告巴蜀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士贇曰漢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請竭

也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

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岳心

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齊賢曰陸機嘆逝賦

半在褚伯玉年十八父為昏婦入前門伯玉

從後門出唐書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公之心

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士贇曰劉楨答文帝書曰發彩疇昔之外

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遙傳臨海

作可見羊何共和之齊賢曰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

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

云此詩有神助謝靈運有登臨海嶠作與從

弟惠連見羊何共和詩一首沈約宋書云靈

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

雍大山羊璿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謂

之四友士贇曰臨海郡名羊璿何何長瑜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

顧專城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

識出戶笑相迎齊賢曰晉阮籍拜東平相法

南平郡為渝州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

耐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太白自注南



平時因飲酒過度貶武陵古樂府四十專城  
居桃源縣在鼎州秦人避難居此左傳見子  
產如舊相識士贇曰吳孫楚傳北風  
之思感其素心古詩不如飲美酒

###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  
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千將雖無二十五老  
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  
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

清光

齊賢曰漢侍御史綉衣直指持斧捕盜  
李伯陽為周柱下史後漢輿服志法冠

柱卷曰柱後高五寸或以纒注今之襪為展箭鐵  
能別曲直魏辛毗傳魏大會殿中侍御史簪  
白筆側堦而坐問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  
對辛毗曰此謂御史簪筆以奏不法魏都賦  
抗衿則威噉秋霜吳越春秋曰吳闔閭使干  
將鏐鄒作劔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爐  
中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鏐鄒  
而作漫理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  
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後士  
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力於彭祖以  
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人仲尼曰合二力於彭祖以  
治天下其固免矣乎四皓事見前謝靈運詩  
調笑輒酬荅晁錯策曰執事之臣皆天下之  
選士然莫能望陛下清光王贇曰張蒼傳秦  
時為御史大夫主柱下方書荀悅申鑒人主



怒如秋霜詩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  
萬七千五百人白虎通曰國有三軍何所以  
戎非常伐無道唐太宗問魏證曰此來朝臣  
何故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  
書虎賁三百人注曰勇士稱也若虎賁戰言  
其猛也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梁蕭統四皓  
贊儲皇不安  
我德是顯

贈柳園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飢還同月下鵲三繞

未安枝

齊賢曰鄭玄毛詩箋云鳳凰之性非  
竹實不食魏武樂府曰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上贊曰魏文帝  
樂府曰薄暮苦饑古艷歌詞曰腸中嘗苦饑

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儀懷君戀明德歸去

日相思

齊賢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  
天爲生樹名瓊樹高二十仞大三十

圍以琳琅爲實張揖曰瓊樹生崑崙西流沙  
濱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  
自然是風塵表物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  
儀吉禮記鳴鳩拂其羽士贊曰江淹詩願一  
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又高步超常倫靈鳳振  
羽儀班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  
於上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

美書懷示息秀才



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

陷網目鯨鯢未剪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

囚何日秦庭哭齊賢曰左傳楚子曰古者明

以為大戮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漢

書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左傳晉侯見鍾儀囚

使稅之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楚昭王在

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

不絕聲秦師乃出士贊曰黃口及白龍事見

前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不知天網設

張已在網目鑿鑊之魚期於遭逢二明主前

消爛也鮑照詩邊城屢翻覆

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齊賢曰

明皇肅宗也天寶初明皇召見太白金鑿殿

使待詔翰林嘗三欲命白官為高力士所沮

詔令歸山至乾元元年以汗永半道雪屯蒙

王璘事流夜郎此為兩遷逐也

曠如鳥出籠遙欣尅復美光武安可同天子

巡劍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

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

收洛陽宮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齊賢曰

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

寶符冊二月大赦改元四月甲寅朝享太廟

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曾子固序曰乾元元

年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



釋是也易曰雲雷屯又曰山下有險險而止  
蒙初上皇幸蜀至扶風父老曰至尊皆遮道請留而止  
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皆遮道請留而止  
願率弟子從殿下東破賊上乃諭將士曰勉  
子仁孝可奉宗廟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勉  
之西北諸胡吾禮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上遂勉  
入蜀太子自奉天北上陳倉杜鴻漸說太子  
往靈武七月甲子即位以廣平王俶為天下  
兵馬元帥九月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  
衆十五萬發鳳翔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  
其兵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呼俶為兄王  
寅至長安城西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  
軍王思禮為後軍癸卯大軍入西京留長安  
三日引軍東出十月廣平王至曲沃葉護使  
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  
駐嶺北郭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

回紇言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  
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  
賊大敗庚申慶緒走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  
京士贇曰屯蒙之義即易注始於冥昧及昧  
莫若蒙之義蓋大白遭暗昧之謗茲焉錫徵  
故取義云晉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張天錫徵  
之瑀指翔鴻示使口此鳥也安可籠哉乃深  
逃絕迹齊劉善明謂沈攸之曰此已籠之鳥  
耳晉王導曰尅復神州語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衆星共之後漢鄧禹說光武曰方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  
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陸機辨亡論羣雄蜂  
駭義兵四合楊雄賦西壓月窟史年表太史  
公曰明天子兼文武席卷四海後漢馮衍傳  
皇帝席卷天下蔡邕釋誨曰六合之穢叱  
慝清宇宙之塵埃終軍傳曰六合同風



宅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忽

再中一朝讓寶位劔璽傳無窮齊賢曰通監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

言南樓上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

咽不自勝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鳴

頻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

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

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

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

丁未發行宮上皇上馬親執鞚行數步上

皇止之御舍元殿慰撫百官詣長樂殿謝九廟

遠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詣長樂殿謝九廟

主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避位還東

言上皇不許所謂日再中漢郊祀志新垣平

言臣侯日再中須之日却復中乾元元年正

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此讓位之本末

也高祖斬蛇劔與傳國璽李斯所書者皆歷

代傳之以為國寶士贇曰後漢皇南高帝曰

叱咤可以興雷電前異姓諸侯王表高帝五

載而成帝業班彪王命論英雄陳力羣策畢

舉此高祖所以成帝業也鄭國語曰夫成天

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殷周是

也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易曰聖人

之大寶曰位漢董仲舒策愧無秋毫力誰念

矍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劔學丹

砂臨鑪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齊賢



曰光武謂馬援曰夔鑠哉是翁也揚子鴻飛  
冥冥弋人何慕焉士贇曰孟子明足以察秋  
毫之末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  
乃并又曰臨鑪定鉢兩方蓬方壺蓬萊也

### 贈張相鎬二首

後時逃難在宿松山作  
一首亦作晉載重

寄張相公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

暗胡塵

齊賢曰李斯扶正神器四海懽心神  
器天位也天狼一星在東井南主盜

戒為害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紫宸天帝所  
居春秋命曆序曰日出扶桑駕六龍以上下  
王賈曰晉書慕容德載記論曰跨有全齊竊  
弄神器慕容恪載記贊曰假竊神器憑陵帝

辨守不以德終致餘殃老子曰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為者敗之也班彪王命論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  
服御之物向曰神器帝位也晉書劉聰載記  
論曰昔幽后不綱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經綸  
胡塵暗於戲水

澹然養浩氣歛起持大鈞秀骨象山嶽英謀

合鬼神佐漢解鴻門生唐為後身擁旄秉金

鉞伐鼓乘朱輪

齊賢曰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賈誼鵬賦曰大鈞播

物塊北無垠詩曰誰秉國鈞傳燈錄慧可大  
師將欲受果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曰此乃  
換骨非常痛也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  
易曰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漢書沛公入



關秦王子嬰降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  
沛公項伯見沛公不敢背項羽公與飲為壽  
要項伯見沛公謝項羽得解歸張鎬字從百  
言沛公謝項羽得解歸張鎬字從百餘騎驅之  
鴻門見謝項羽得解歸張鎬字從百餘騎驅之  
好伯王大略楊國忠執政求鎬字從百餘騎  
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  
入蜀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  
平章事詔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帝  
還京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汴州蓋瑜鎬為  
子房後身也尚書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  
皆十人毛詩伐鼓淵淵王贊曰司馬相如封  
禪書肇自顯穹生民晉書王導傳論曰實賴  
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竟剪吞沙之  
寇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班固承邪山祝

李集卷十一

四

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虞羲詩擁旄為漢  
將汗馬出長城漢劉向曰王氏一姓乘朱輪  
華轂者二虎將如雷霆揔戎向東巡諸侯拜  
馬首猛士騎鯨鱗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  
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辰齊賢曰詩云如雷  
傳荀偃曰惟余馬首是瞻羽獵賦乘巨鱗騎  
鯨魚戰國策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耳士  
贊曰詩云進厥虎臣闕如虒虎漢晁錯策草  
木諸產皆被其澤荀子曰令行禁止班固實  
戲六合之內莫不沐浴玄德譬猶草木之殖  
山林鳥魚之毓川澤東征賦選良辰而將行  
醜虜安足紀可貽悵與巾倒瀉溟海珠盡為

李集卷十一

四



入幕珍馮異獻赤伏鄧生倏來臻庶同昆陽

舉再覩漢儀新齊賢曰蜀志諸葛亮屯五丈原司馬懿與亮相守百餘日

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飾

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制之選詩警

海出明珠晉善鄉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光武

在長安時同舍生疆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

兵誅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

主遂於是即位馮異傳云諸將勸光武即位

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

悸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

大王謹重之性耳異遂議上尊號無赤伏符

事疑誤鄧禹傳光武初安集河北禹杖節北

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懼後漢書王莽遣

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會者四十二萬人

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城中惟有八九

千人光武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出

城外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光武自將步騎千

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

數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

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恠也光

武復進尋邑却光武與三千人衝其中堅尋

邑自將萬餘迎戰陳亂漢兵乘之遂殺王尋

城中鼓譟而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更始

將都洛陽以光武一行司隸校尉前脩宮府

武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三輔吏士東迎

更始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士贇曰詩云仍執醜虜晉書桓溫

傳論曰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者昔



為管將鮑中奔吳隔秦一生欲報主百代期

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卧病宿松山

蒼茫空四隣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倫齊賢曰劉

越石詩棄置勿重陳太白自注時在宿松山

宿松縣隸舒州同安縣士贊曰鮑照詩投軀

報明主晉天文志百代不易之道也尚書睦

乃四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班固答賓戲曰皆躡風雲之會後漢馬武傳

論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力班超曰小子安

知壯士志哉莊子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

曰枯槁之士宿名亞夫得劇孟敵國空無人捫蝨對桓公願得

論悲辛大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不

合歸老漢江濱齊賢曰漢劇孟傳吳楚反時

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

下騷動大山懷佐世之若一敵國晉載記王猛

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若志希龍顏之主歛翼

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

之而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對鍾鼓之悲辛莊子

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宋玉風賦風生於地起

於青蘋之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自漢

中以下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皆曰漢江士

贊曰漢周亞夫傳曰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

天而漢也漢書疎廣疎受曰今仕宦至二千

石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



遂上疏乞骸骨上  
以年篤老皆許之

其二

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

青雲上苦戰竟不侯富年頗惆悵齊賢曰唐

表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阜陶  
為堯大理生益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  
族為理氏紂時理微以直道不容得罪而死  
其妻契和氏與子利貞以直道不容得罪而死  
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貞生昌祖為陳  
大夫家于苦縣生彤德彤生孫頤宗周康王  
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為周上御史大夫  
娶益壽氏女嬰歎生耳字伯陽一字璠周平

王時為太史其後有李汪為秦將軍生異道  
桓人侯生四子崇辨昭璣崇為隴西房璣為  
趙郡房崇生四子崇辨昭璣崇為隴西房璣為  
生尚成紀令因居成紀尚生廣二子長曰當  
戶生陵太守曰敢生禹其後李昇字玄盛西涼張駿  
天水太守太守生昶昶生暉暉字玄盛西涼張駿  
昭王興聖皇帝太白與聖皇皇帝九世孫隋末  
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因家  
焉是生白史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  
題為益州長史異之曰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  
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  
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  
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  
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  
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白亦至長  
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人



篇賜食親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王亮謂姚  
 襄曰公英名蓋世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望  
 氣王朔與李廣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  
 所以不侯也王贊曰漢叔孫通傳帝王之功  
 非一士之略荀子曰功積如天地唐房玄齡  
 曰秦正功蓋宇宙史太史公曰問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  
 哉又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楚  
 辭曰周張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烈遺  
 兮私自憐  
 厥孫百代神猶王齊賢曰寰宇記肅州昔月  
 泉郡崆峒山在郡東兩雅曰此戴手極為控  
 峒崆峒之入武西主金故秋謂之金風王去  
 聳士贊曰梁元帝纂要曰秋風曰金風詩云  
 貽厥孫謀書云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後漢楊

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  
 亦厚乎晉陸雲傳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莊子  
 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

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晚途未云已

贈蹬遭讒毀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十歲

韓荆州書曰十五好劍術編千諸候三十成

文章歷抵公卿漢高祖隆準而龍顏言召見

之時御手調羹步輦降迎也麟閣蕭何造以

藏秘書賢才言供奉翰林也海賦贈蹬窮波  
 注云失勢貌言高力士激貴如沮抑之也士  
 贊曰班固漢志新莽居攝使甄豐改定六書  
 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漢楊雄傳蜀有司  
 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楊雄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為式左太冲詩作賦擬相如魏志  
曹爽傳世蒙殊寵夏侯尚傳各受殊寵蔡邕  
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鮑照白紵舞歌辭  
曰桂宮栢寢擬天居又詩曰層閣肅天居

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

盈朝市石勒窺神州劉聰劫天子齊賢曰晉懷帝永嘉

四年六月劉元海死聰弒兄和而自立授石  
勒汲郡公五年與劉粲率騎三萬會劉曜王  
彌寇洛陽陷之帝出華林園門曜等追及遂  
焚宮廟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勒  
歸功於彌曜遂出屯許昌帝蒙塵於平陽士  
贊曰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原始河  
外無反正江左又蹶圯晉書劉聰載記論曰  
昔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

生於閔洛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齊宣德皇后令曰衣冠冕鋒鏑之下老幼拾戎  
梁武帝紀論曰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拾戎  
馬之足晉書樂廣傳論曰犬羊之侶鋒鏑如  
雲晉書慕容恪載記曰鋒鏑未交白溝淪境  
衝朝暫擬紫陌成墟晉書石勒載記論曰朝  
市淪胥若流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  
龍漠又慕容垂載記曰市朝屢改艱虞靡息  
晉孝武紀論曰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馮  
跋載記論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  
州遂混之為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  
呂纂載記論曰竊號神州劉聰載記論曰今  
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撫劔  
乘輿而執蓋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撫劔  
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



水齊賢曰左傳子朱怒撫忽從之又楚子曰

戮杜預注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

國士贇曰後漢臧宮傳臧宮馬武之徒撫焉

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晉謝安傳吟

嘯自若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

發憤者也史荆軻傳田光曰臣聞騏驎壯盛

之時一曰而馳千里魏武帝樂歌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袁崧漢書王

允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

才也晉明帝紀論曰去衰經而踐戎場斬鯨

鯢而拜陵關後漢范滂傳滂為詔使登車攬

轡慨然有澄六合灑霖雨萬物無彫枯我揮

清天下之志

一杯水自笑何區區齊賢曰說命曰用汝作

嗟復彫枯孟子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李陵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漢書禮樂

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又楚元王傳豈為

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小貌嵇康書曰雖

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期舄留之滄海

隅齊賢曰史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

期留舄事見左太冲詩夢想騁良圖抱朴子安

志周訪為中興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

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

謝楊兒齊賢曰樂府猛虎行古詞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

遊子為誰驕陸士衡亦有猛虎行見三卷註郭璞詩云借問此誰何云是鬼谷子

###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重簷楹掛星斗枕席

響風水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齊賢曰九域志池州

治貴池縣有清溪鎮士贇曰楚辭云猿啾啾兮狔夜鳴

### 繫尋陽上崔相漁三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迴造化筆或冀

一人生齊賢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

頗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射殺趙括代廉

萬人降起起挾詐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

### 其二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

惑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齊賢曰史

邺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食客文武備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毛遂前贊願備負遂



定從而歸甘茂曰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  
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  
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  
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  
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王贊曰按此一首  
詩乃是全隲括葛洪西京雜記一段之語今  
錄于下曰漢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  
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  
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  
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  
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  
母母見以疑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人告平  
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  
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  
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  
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旦

之為朔車之旃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  
也太白引此事者亦自况其遭誣耳漢鄒陽  
傳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史虞卿立談白璧一雙

其三 亦恐非太白之作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為夢裏相隨去

不是襄王傾國人之齊賢曰襄陽耆舊傳赤帝  
之女媼未行而卒葬於

巫山之陽曰巫山之女又楚襄王神女事見  
二卷漢李延年曰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



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齊賢曰郭璞詩京華豪俠窟賈

誼事見前今長沙有賈誼井尚存士贇曰已

上末卷八首恐非太白之作吾故厘置卷末

以別之以俟具眼者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